

52
409124
7

409124

409124

火 燒 的 城

杭 約 赫

· 叢 林 詩 叢

森 林 詩 叢
火 燒 的 城

杭 約 赫 著

1 9 4 8

星 犀 出 版 社

目 錄

啓示	5
歲暮的祝禱	7
寓言詩兩章	9
知識份子	11
規律	12
無題	13
嚴肅的遊戲	14
感謝	15
最後的演出	16
致僞善者	17
致天字第一號	19
丑角的世界	20
還鄉記	23
火燒的城	27

啓 示

我們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裏，
拾到一枚貝殼，捉到一個青虫，
都會引來一陣欣喜，好像
這世界已經屬於自己；而自己却
被一團朦朧困守住，
翻過來，跳過去，在一隻手掌心裏。

有一天忽然醒來，
燒焦了自己的鬚髮，
從水裏的游魚，天空的飛鳥
得到了啓示。於是
涉過水，爬過山，
拋棄了心愛的鏡子，
開始向自己的世界外去找尋世界。

路旁石縫裏的一株小草，
懸崖下的一泓泉水，
還有那些蹦蹦跳跳的小動物，
都在告訴我們一段經歷，
教我們怎樣去磨煉自己，
從一個起點到另一個起點。

每天，我們不會再輕易去歎息——
果乾的凋謝，月亮的殘缺；
一粒星的殞落，一隻蛋殼的破裂，

都給我們預示了，將要來到的

一些憂患，都給我們指點了

面前的路，

因他們生命的變幻，

填平了多少崎嶇和坎坷，

領我們到一個新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外的世界。

一九四七年六月·上海

歲暮的祝福

那些幸運的人，
用太多的愛情
繪一張美麗的圖片，寫上：
「珍妮，恭賀你
快樂的新年！」

那些有福的人，
以剩餘的興緻
買一包糖菓，悄悄的放在枕邊：
「倍倍，昨夜，聖誕老人
給你帶來了禮物！」

我們，也一樣有自己所喜愛的人，
也有我們所生養的乖巧的孩子。

，——

你，睡在擱樓上的，
 躺在馬路旁的；
你，年輕輕便白了頭髮的，
 脊柱給壓彎了的；
你，勒緊了褲帶在喘息着的，
 在黑暗裏伸出乞討的手的……

啊，我們！在這風雪凜冽之中，
祇有以相互的祝福，
祝福我們的未死的生命，
祝福我們依然清醒的腦子，

和我們還能勞働的身體，
肩負着一部人類的歷史，
來挨過這三百六十天裏
最末的幾個時辰。

誰都帶來陳舊的新願望
從嚴冬渡到春天。
我們，又何必懷着這最後的希冀，
踏過這重廣闊而又窄狹的門呢！
也許，明年
我們將有着晴朗的青天，
我們將獲得豐衣足食，
我們將能夠用最響亮的歌聲
來迎接第一個屬於自己的新年；
也許明年
我們所喜愛的人
都會生活得很幸福，
我們的孩子
也都能找到他的金蘋果……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與方平兄合作

寓言詩兩章

懂事的貓

貓兒變得仁慈了，
牠放棄了守衛的職使，
把黑夜交托給耗子。

丟下的一個紙團，
掛定的一根絨線，
玩出把戲來博主人的歡欣，
於是撒嬌的倒在主人懷裏，
聽主人親昵的讚美：
「你是我最懂事的小物件，
給我寂寞的生活裏添了份樂趣。」

有一天主人的禮服上發現了窟窿，
他竟殘酷的驅逐了魚販子。

蚤虱的殉情

我們祇剩下一張皮了，
那裏還會來說愛談情；
你那樣熱戀着我們，
這一張臭皮有什麼可親？

你有太多的愛情，

我們却只知道活命。
你那樣吮吸着我們僅有的一點點血，
這是你的生命，也是我們的生命。

別怨我們生來太殘忍，
誰願用自己的血來酬謝你的愛情？
送給你這個大拇指，成全了你的一生，
大家會贊頌你「爲愛情而丟了的生命」。

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

知識份子

多嚮往舊日的世界，
你讀破了名人傳記：
一片月光，一瓶燈火，
牆洞裏攔一頂紗帽。

鼻子前掛面玻璃鏡，
到街坊上買本相書，
誰安於這淡茶粗飯，
脫下布衣便有青雲。

千擔壯志，埋入書卷，
萬年歷史不會騙人；
但如今你髮落鬚白，
門前的秋葉沒了路。

這件舊長衫拖累住
你，空守了半世窗子。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規 律

跟隨光亮，你翻了無數次身，
沿着那根線，你向前方滾。
看過多少回王朝的興衰，
聽過多少遍笑聲和哭聲。

千千萬萬雙手將你朝上推，
千千萬萬顆心在期待：
期待一支優美的樂曲，
期待一個蔚藍的天海。

鳳凰到火燄里去求再生，
教衰老的返回到年青，
從千千萬萬滴血汗裏，
你要蛻變個嶄新的生命。
聽，半空中劈下一聲大雷，
宇宙早給你重新安排。
爲那支樂曲，那個天海，
千千萬萬顆心在期待。

一九四五年一月·重慶

無 題

——給M

在這廣闊的天際裏，
我們都沒有生長羽翼；
因此我們哭泣，
把淚珠滴成小河，
自己夢作游魚。

今夜，我忽然想起，
我們祇是兩顆星星，
雖然同時在一塊藍天上出現。

別信那天不老地不荒，
誰再學養鳥人築他的金絲籠？
假如花兒的謝落是爲了結業，
我將變隻蜘蛛，
依然獨自躲在牆角裏，看
俘虜的痲痺與舞蹈……

一九四八年春天

嚴肅的遊戲

靠一桿鎗，一柄刀，一支紅纓，
將敵人的屍體在他們身旁展寬；
靠一座山坡，靠一叢樹林，
阻擋了敵人進襲，把後路也給截斷。

戰爭好像遊戲，一千次，一萬次
化整爲零，化零爲整，今天
在嚴肅的遊戲裏，竟成長了一支
搖撼世界，掌握命運的力量。消滅

他們！正好，你的武器武裝了他們，
你的命運也被捲進了他們的手裏，發怒
咆哮，把一隊隊的生命向戰爭裏投：
化成烟，化成灰，變成他們的朋友。

從面到線，從線到點，集中
集中！戰略戰術重新設計。
過去你小視他們的一點一滴，
現在也要來發動打家劫舍。

常識和歷史都能給你啓示：
在陸地上來孵養游魚，這買賣
出發於無知，飛蛾戀火而焚於火
似乎你也有那份勇氣，準備去領受。

一九四八年二月·上海

感 謝

你曾經是個倖運的賭徒，
我們把軀體、靈魂和財富
來換取公衆的安樂和延續，
一切捐輸都變成了你的收獲。

今天，我們需要遺棄戰爭，
爆裂的乳房等候調養；
而你却還當我們是一羣野牛，
會在你掙動的旗子下去衝鋒？

誰再在新聞紙上豎立信心，六個月
又六個月，黃河的水泛入了長江；
憑這浸透了血腥的廢鐵和砂礫，
怎阻得住一個轉移，又一個轉移。

理性教會了我們思想，
反叛的手，將如森林，
是你訓練成我們粗暴，
以最猛的速率向你退却。

荷鋤的思念着土地，
多時的夢想這時正好實現，
感謝你給了我們法則，
轉向你奪取我們合理的生活。

一九四八年四月·上海

最後的演出

要我們用爆竹來表示喜悅，
要我們懸掛旗子來表示慶賀，
要我們舉起手來向你歡迎；
你笑着，來扮演這最後一場傑作。

記憶和理性是一對孿生子，
我們也曾學習着忘却，
把十年的血仇和着淚嚙下去，
捧住你，支持一個生死的搏鬥。

自從你背叛了人性和你自己，
舊日的創疤又復在我們心頭綻開。
貪婪的慾望你只能完成一半，
這齣單調的鬧劇由你勝利地開始；

由你開始，也得由你去收場，
爆竹、懸旗、歡呼，你明白
這掩不住，四周的風聲雨聲
你癡癡的笑，笑得發抖，你明白。

我們是用繩子拴來的觀眾，
以充血的眼睛來欣賞你
最末一段絕技，和「悲壯」的結局。
億萬個呼號和掌聲在我們召喚裏等待。

一九四八年五月·上海

致偽善者

看你的羽毛，
聽你的叫聲，
還以為你是隻
來自南海的鸚鵡，
我們把衷心的期望和敬愛
交給你帶往北海。

一路的風，一路的雨，
這艱苦的路途，
你向上飛，你向下飛，
我們睜大了眼睛望着你，
感謝你的淚珠流向心裏。

漸漸的，你飛慢了，飛慢了
飛慢了，你在盤旋了；
突然收斂起你的翅翼，
卸棄了我們的期望和敬愛。

那裏來的一陣腥酸的氣味，
它引起了你的飢餓和慾火，
它惹得你這樣慌慌惶惶，
竟會不顧念到，還是竟會
忘了你假借來的名字，
在鴟鵂的宴會上，
終止了你的行程。

雖然你依然唱着悅耳的歌，
嘴裏却在嚼着腐鼠的尾巴。

是你餓了，渴了，你疲倦了嗎？
對這渺茫的前途，這無休止的顛簸，
你不能忍受了吧。

也許你怨恨「現實」沒有爲你
鋪一條平坦安適的路：

在你疲倦的時候

安排下一株梧桐，

在你口渴的時候

安排下一潭醴泉；

在你飢餓的時候

安排下一樹練實，

好讓你在舞台上

安心做個勇敢的真理的戰士。

太殘酷了，時間，
沒有給予你過多的慈愛，
它不再允許你從容的去
裝飾打扮，塗脂抹粉，
白白的吃了一趟辛苦，
這遼遙的路，這一路的風雨，
虧你咬緊牙齒還挨到今天，
你這披了袈裟在裝作
苦行的遊春的旅客啊！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致天字第一號

一個大的苦惱，日夜放不下心，
看着你一天天顛碎，一天天老。
這隻爛波船，能挨到什麼時辰，
萬斤重担，一個人挺直腰去挑。

爲「傳道」你收下了這許多弟子，
將你底姓氏掛在嘴邊，貼上牆，
（像祇有你在肩負古國的興亡）
防避可憎的聲音，你撒下羅網。

蓋世的雄心，你要將激流阻攔，
兩面去開弓，夢作亙古第一人；
抹抹臉，你裝飾上慈愛和天真。

人類的歷史裏，你嵌上了名字，
子孫們會常常談起你，像今天
我們談着奧靈匹斯山的宙士。

一九四五年一月•重慶

丑角的世界

承蒙諸位大老闆，
出錢出力來捧場；
看得滿意多喝采，
不到之處請原諒。

金鑼皮鼓震天響，
燈光照仔雪雪亮，
佈景堂皇又富麗，
角兒整齊陣容強。
唱功做功刮刮叫，
有文有武真刀槍，
紅臉白臉小花臉，
紫袍藍袍金繡蟒；
先是招財進寶跳加官，
又把禮義廉恥四維揚；
鬧過頭場開鑼戲，
戲文齣齣有名堂。

諸位觀衆大老闆，
不是我斗胆誇海口，
本班唱仔四十年，
跑過三埠大碼頭。

張開眼睛看世界，
跳來跳去儼小丑；
這裏唱的雖荒唐，
齣齣戲文有噱頭。

連陞三級清官册，
草船借箭諸葛亮；
人財兩得甘露寺，
痛失街亭邀褒獎；
南郭先生音樂會，
虞姬一曲飛西洋；
貴妃醉酒雞尾宴，
國舅國妹造洋房；
閒看南斗鬥北斗，
外國駙馬楊四郎；
圓圓愛上南蠻子，
三桂迎來新皇上；
草木皆兵空城計，
荷槍實彈下武昌；
活捉三郎當炮灰，
黃袍加身趙總長；
無定河邊春闈夢，
英雄覓得好賭場；
三娘教子學親善，
釣得金龜贈友邦；
焚書坑儒懷古風，
千秋萬代秦始皇；

火燒連營八萬里，
捷報依然滿報章；
指鹿爲馬秦趙高，
偶然誤會好商量；
明朝報上登否認，
重新彈過重新唱；
新官舊官笑相賀，
滿朝都是封神榜；
你是民來我是主，
江山一統列四強；
阿拉古國萬萬歲，
民主民主呈吉祥！

諸位親愛的觀衆們，
諸位出錢的老闆們，
這樣的戲碼多紮硬，
但怕好戲祇有這一場。

一九四七年八月與方平兄合作

還鄉記

忙碌的蜜蜂
有牠的窩，
會唱歌的小雀
有牠的巢，
太陽和月亮
也有它安息的地方。

你伴着手杖
來到了這裏，
他攜着妻子
來到了這裏，
我們像落在水上的草葉，
大家漂聚在這死水溝裏。

你想念着
被烽烟毀滅的家，
他想念着
異邦人奴役下的家，
我們都患着深沉的思鄉病。

多少苦難大家忍受，
你一顆心，
我一顆心，
每顆心都巴望着早早回家。

感謝老天給我們如了願，
在爆竹聲裏——
你生了翅翼
飛回去了，
他隨着江水
游回去了，
這裏留下了寂寞的死水溝。

現在，我也踏上了回家的路，
多高興呀，
我將看到八年來未見的
祖先所建的庭院。

啊，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流浪的孩子也有一天
回到了自己的家。

這是我的家鄉嗎？
想不到這平靜的小城
在劫難裏祇剩下這一堆堆廢墟。
我立在出生的土地上
變了個陌生人。

襤褸的老頭兒和老太婆
打我身邊走過，
他們用冷漠的眼光釘着我：
「你這不肖的子孫，

現在才想到回家……」

我徘徊在蔓草溼沒的深巷裏，
找不到繫着門鈴的家門，
路旁的一口破井欄指點了我，
這片瓦礫和菜園
便是我昔日的住宅。

臥房的舊址上

植滿了向日葵和玉蜀黍，
一株無花樹高過我的頭了，
母親咽泣着
把歡樂的眼淚抹在我的額上
打開了僅剩的半間柴房，
來安頓她遠歸的兒子。

母親訴說這八年的苦難，
身受的冤屈，如
脫落的髮絲一樣多。
毀損的家業等着重建，
海深的仇恨
要活着的子孫去報復。

老人的希望是付沉重的担子，
而我空着雙手兒回來，
祇帶回來一身疲乏，
我渴望着愛撫和休息。

殺我弟兄的，
拆我房屋的，
依然高傲地從我底家門口踏過。
我摸摸空洞洞的口袋
把憤怒和着唾沫嚥下去。
天大的仇恨也祇有藏起。
這茫茫的黑夜還沒有盡頭……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現在，我得偷偷的離開，
我知道親人會因此而哭泣。
但在這無光采的日子裏，
誰的眼睛有着乾的時候？

一九四六年秋天

火 燒 的 城

I

是這樣一個城市呵，
我的朋友，
你曾經打那兒經過過吧，
也許你現在便住在那裏；
也許你跟我一樣，
和世界第一次見面
便在這樣一個城市裏……

這是個灰色的城市呵，
城牆是灰色的，
道路是灰色的，
房屋是灰色的，
小河裏的流水是灰色的，
人們的衣服和臉色
也都是灰濛濛的，
呵，一個衰老的灰色的城市！

外鄉的客人
在這裏住不上三天，
便匆匆的走了，
說：這城市太寂寞。
而我的家，

便植根在這個城市裏。
我的，和我們的祖先
把自己的血汗，或
掠奪來的血汗，
建造了這堵灰色的城牆，
在東南西北方
張開了四隻貪婪的嘴，
來吮吸一百里方圓之內的。
土地上流出來的乳汁，
一代，一代，多少代了，
我們的爺爺，我們的父親
提着旱煙桿，背着光耀的家譜，
從家與小茶館之間踱來又踱去，
他們驕傲的說；
「修了三世，才修到個城裏人！」。

你瞧，每一條田埂
每一支河流，
不都朝着我們的城市！
一早——
城門才卸下鐵鎖，
水關的木柵才拉開，
挑担的，提籃的，背包的
那些滿頭流着大汗的鄉下人，
便都湧進城裏來啦；
光頭的，帶簷的，畫着龍眼睛的
那些水浪快要洩進艙裏去的船隻，
便都咿呀呀的灌進城裏來啦。

用他們所耕種的穀粒，
用他們所栽植的菜蔬，
用他們所飼喂的牲口，
用他們所採伐的柴火，
用他們所捕捉的魚兒蝦兒……
來哺養和供奉我們——
我們這些整天穿着大褂兒
袖着雙手的，
我們這些整天含着旱煙桿
嘴唇不離茶盃酒盃的，
我們這些整天講着大道理
嚷着禮義廉恥的，
我們這些整天嘲笑着鄉下人底愚蠢的
城裏人！

呵，呵，我們還不夠幸福嗎？
這個灰色的城，
這個灰色的城是我們底生命呵！
靠着這堵城牆
這堵灰色的城牆，
我們底祖先便有了喝的
有了吃的，
靠着這堵灰色的城牆，
我們底祖先便穿得暖和
睡得舒適。
城市，城市，
誰不羨慕着做個城裏人呢！

我的朋友，
 你曾經有過一次或多次的旅行吧，
 或者，你現在
 便在這無休止的旅行裏！
 從鄉村走到城市，
 從這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
 你也許是個愛好漂泊生活的游歷者，
 會在每一個城市裏
 獲得你所驚異的寶藏；
 但我，和像我一樣的這些
 僅僅是爲了生活
 爲了一種死亡的逃避的旅行者，
 匆匆的在這個地方走過，
 走過這裏，走過那裏，
 每一個城市留在我們的記憶裏的，
 將祇有熱鬧的，冷靜的，
 大的，小的……
 這些模糊的影子而已，
 我們的這個城市
 也像其他的城市一樣，
 它的設計——
 除了大街小巷，茶館酒坊……
 少不了有一座衙門，
 一座夫子廟，
 一座城隍廟。
 我們的統治者便靠了這三件法寶，

一朝又一朝的治理這個古國。
我們城裏人也便是靠了這三件法寶
來嚇唬嚇唬那些鄉下人：

「你放明白些，
當心我送你進衙門裏去！」
「你讀過書沒有？
進過夫子廟沒有？
你配和我談道理？」
「你逃得了我的手掌心嗎？
就是你跳水上吊，
也要抓你進城隍廟遊十殿！」

呵，呵，衙門，夫子廟，城隍廟，
那一個鄉下人不在他面前發抖呢！

於是，鄉下人便成了馴良的牛，
爲城裏人操勞，耕作和哺乳……

III

雖然這城市太寂寞，
寂寞得使一個外鄉人不能待下去，
但在我們——
屬於這城市的居民，
它是一個安靠的巢穴，
不僅給我們以保衛，
給我們以崇高的身份，
它還能讓我們去沉醉。

這是一個清清靜靜

充滿了詩意的城市呢！

你聽，賣豬頭肉腳爪的，賣茴香豆的
高聲的痞啞的，蠻有韻致地唱着喊着
從你家鑄花的窗子外走過去了；

你聽，賣紅頭繩的，賣綉花針的
搖着清脆響亮的鈴鐺，

從你家爬着綠苔的圍牆外走過去了；

你聽，算命的敲着鑼，瞎子彈着三絃
像支樂隊似的叮叮嚶嚶嗚嗚嗚嗚

從你家黑漆的大門口走過去了；

有時，喝醉了酒的，叫着嚷着

夾雜着孩子們的哄笑

響過你家的屋簷下。

而你，還躺在靠椅上

闔起眼臉，預備打一個午覺

或是正在醞釀一件新的策劃。

生活在這個城市裏

便是一種舒適的享受呵：

太陽晒滿了天井的時候，

才懶懶的爬下床沿，

到街坊上踱踱方步，

到茶館裏聽聽說書和清唱，

到酒樓上談談天南地北，

傍晚——

踏過板橋，

到郊外看看老樹昏鴉，殘陽古道，
帶了滿腹詩情回來，
一榻橫陳，吞雲吐霧，
或是在姑娘們那裏打幾圈牌，
或是倚着一盞燈火，壓住心跳
往聊齋裏去談狐說鬼……

女人們呢，
年青的服侍丈夫公婆，
替祖上傳宗接代；
年老的像一隻懶惰的貓
整天捧着一串佛珠，
咪嗚咪嗚，祈求老天爺
保佑他們的兒子，孫子
他們的世世代代都是城裏人。

呵，多少代了！
生活在這城市裏，
便祇是在學習這種享受，
這種多可憐的享受！

爺爺留給父親的，
是那一張灰色的臉，
那一雙白淨的手，
父親留給兒子的，
也只是那一張灰色的臉
那一雙白淨的手，
在他們，生命的意義，

便是享受，享受，享受……
這是城裏人的驕傲呵，
常常以這一種生活方式
來向鄉下人和非城裏人誇耀。

雖然祖上遺下了產業，
但每一個老的，少的
 男的，女的，
都只是這個家宅裏的蛀虫。
祖傳的家產化成了烟，化成了水，
從他們的烟窗裏，
從他們的手指縫裏，
從他們的大烟槍裏，
從他們的茶盃酒盃裏，
冒出去，淌出去了！

一張張的田契換了姓名
直往幾個人手裏溜，
衰落和貧困踏進了每一家門檻。

這清靜的城市，
顯得更清靜起來，
連小販的叫賣聲也稀落了。
瘦窄的街道變得寬敞了
走在路上，別用耽心
會踏碎人家的影子。

呵，這灰色的城市在沉下去，

這灰色的城市在沉下去……

IV

這灰色的城市在沉下去！

我的記憶便開始在這個時候。
本來，住在城圈子裏的人，
祇有有着光耀的家世的「書香門第」
才稱得上是城裏人！
那些開鋪子的，做手藝的，
在城裏人眼裏一向都是卑賤的，
這些人只是依靠着城裏人的
賞賜才生活着的，
這些人只是爲了供應城裏人的
生活需要而存在的。

但是城市在向下沉，
城裏人的生活在劇烈的改變。
有些城裏人不得不把子女送到
雜貨店裏，鞋匠舖裏去當學徒了；
有些城裏人不得不把黑漆大門卸去
擺隻木櫃，做起小買賣來；
有些城裏人用一張玲瓏的嘴，一枝
生花筆，幫鄉下人打官司寫狀子；
有些城裏人成了無賴，拖鬚皮鞋
歪戴起帽子，替人家討債催租；
有些城裏人淪爲小偷和「伸手將軍」，

或靠了自己還年青的妻女
來維持生活……

呵，城市！城市！這些城市之子！

V

突然，跟汽車賽跑的公路
闖進了這個死寂的城市，
一羣闖棧的淘金者
教了這裏的佳賓。
正要沒頂的城裏人
像抓到了一塊破船片，
似乎在這時候
他們才知道這個縣城之外
還有着更美好的世界，
他們才知道這個衰落的城市
還可能變成自己的樂園。

在城市與都會合作之下，
高大的煙窗矗立起來了，
鋼骨水泥的巨廈建築起來了，
街道放寬變成了馬路，
馬路兩旁，金字招牌一一

錢莊、銀號、公司、行莊
飯店、旅館、戲院、遊樂場……
一塊又一塊的在吹吹打打裏出現了。
城河裏停泊着一艘又一艘的汽艇，

街坊上響着皮鞋的聲音和高朗的笑。

而鄉村，連年的災荒，
早失去了田園的平靜，
他們除了不斷的向城市
輸送食糧、燃料和所有的土產之外，
還輸送着他們自己的兒女，
一隊隊的，一船船的，
帶着無窮的喜悅和興奮，
離開了他們的土地，
拋棄了他們的犁、鋤和耕牛，
投進這城市裏來，
他們把更多的滴在穀粒裏的血汗，
織進一疋布裏
摻進一支香煙裏，
磨進一袋麵粉裏……
而他們所獲得的報酬，
常常較他們耕種時所得的更少。

城市，這灰色的城市，
便靠這些源源不斷地
灌輸進來的養料而繁榮起來！
城市，城市，
城市在走向繁榮呵！
但這繁榮的城市
不再完全屬於城裏人的了，
它控制在淘金者和倖運者的手裏，
所有的城裏人都變成了

他們僱用來招募人力的，
搜刮原料的，
推銷貨物的……

呵，城市，城裏人的城市？

VI

鄉村呢，
鄉村患着嚴重的貧血症，
旱災、水患、蝗虫
賦稅、田租、高利貸
散兵、賊、強盜……
呵，呵，這些天災人禍，
逼得年青人都相繼着丟開他們的家，
有的上山去了，
有的跑進城市裏來。
赤裸的土地大批在荒蕪，
而城市塞滿了人，
貨物堆在倉庫裏發霉，
沒有健康的胃來消化它。

繁華了一時的城市
很快的便憔悴下去。
工廠的烟窗
漸漸的懶洋洋的吐烟了，
商店在一身身的拉上板門。
街道上，小巷裏，到處都

擠滿了流浪者、乞丐和妓女，
失業、疾病、死亡在襲擊着這城市。

每天，淒厲的軍號從大街上吹過，
一批又一批的走險者
把頭顱懸掛在城門上，
人們借這些可怖的頭顱
來鎮壓這城市的騷動！

呵，城市，
城市生活在可怕的噩夢裏！

VII

戰爭來了，
異邦人踏進了這個縣份，
淘金者和少數的倖運者
早都生了羽翼，
奔向大都市或遙遠的地方；
其餘的人們都像落潮似的
向四鄉僻野逃避，
這熱哄哄的城市，曾經
大街小巷裏都擠滿了人的城市，
現在像一隻被丟棄的垂死的老貓，
祇有一些老年人，一些可憐的老年人
歎息着在等候一個命運的到來。

沒有經過一次最小的抵抗，

城市便很馴良的投降了，
伴着太陽旗飄上城樓的
是一串剛喊着「皇軍萬歲」的人頭。

雖然「皇軍」把最殘酷的傑作
在這城市裏擺演過，
但他們需要老百姓爲他們

築碉堡，修公路
爲他們運彈藥，搬糧草，
還需要女人……

因此，
他們在刺刀下面來表示懷柔了，
他們命令這些留在城裏
看守家宅的老年人傳話，要
那些躲避在四鄉的人回到城裏來，
祇要是「良民」，
「保證他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而那些離開了城市的城裏人，
多不習慣於鄉村的生活呵！
簡陋的小屋子，
發臭的稻草鋪，
粗劣無味的食物，
鄉下人的沒有見識……
這些，這些，使他們
幾乎一刻都不能再待下去！

想到自己舒適的家，

想到自己的城市，
想到自己的安逸的生活，
每一個人都在心裏叫起來：
回去呵，回去呵，
就要死，也得死在自己的家裏！

「皇軍」的布告貼出了才三天，
城裏人便三三兩兩
帶着僥倖的希望
從四面八鄉回到城裏來了。

「皇軍」登記了戶口，
檢查了每一戶人家，
每一個「良民」在他們的簿冊上
印上出賣兒女時才需要打的指紋。
向他們威武的身影
把額角碰在地上……

城裏人，城裏人，可驕傲的城裏人，
在異邦人的統治下
變成了一羣搖尾乞憐的狗啦！

VIII

經歷了一陣混亂，
經歷了自己國度裏義士兵
退却時的騷擾，
鄉村便不再那末馴良了，

它變得頑強起來，
樸實的鄉下人懂得了
祇有自己的力量才保得住自己的家
 自己所耕種的土地
 自己祖先的葬身處，
用一把砍柴刀
或一枝打野獸的鎗
用大夥兒的一條心，
他們把那些背上馱着女人衣服的
 手上套着金戒子金鐲子的
 那些胆怯的散兵膏鬪裏拖着的
槍枝，一枝又一枝的收拾下來：
 「誰來侵犯我們，
 我們便將他打回去！」

「皇軍」經過了幾次「無言的凱旋」，
又經過了幾次意外的襲擊之後，
 便不敢輕易把魔手伸向鄉村了。

城市，
却給服服貼貼的包紮在太陽旗裏了，
城裏人像一串串的牲口，
給「皇軍」牽着
 築碉堡，修公路
 運彈藥，送糧草……
還逼着他們帶路
向近郊的鄉村裏去搜刮財物
 去殺人放火。

呵，呵，城裏人，城裏人！
在皮鞭下面，
在鐵窗下面，
在刺刀下面，
在絞刑架下面，
幾乎忘了自己還是個人
是個有着光耀家世的
體面的城里人……
任馬鞭的釘刺踏進自己的大門
踏進自己的臥房，
任自己心愛的妻女姊妹被追逐
被調笑，
任自己儲藏的食糧給搬走，
任自己購置的器具給毀壞或焚燒，
任自己親生的父子兄弟給牽走
或爲了爭執
給鞭撻、刺死、活埋……
而自己，
祇能悄悄的躲開，連眼淚
都不敢公然流在受難者的臉上。

誰經得了這長久的磨難呢，
有血性的青年人
於是不得不離開了他們所驕生慣養的家，
他們所活躍的
賴以生活的城市，
偷偷的跑到鄉村里來，

和那些執着各式各樣武器的
時刻準備着迎擊敵人的
那些曾經像牛一樣馴良的鄉下人
親密的攜起手來。

拋棄了一切舊的軀壳，
在戰爭的熔爐里
重新來鑄造自己！

IX

幾年以後，
這城市變成了一隻
失却了網的蜘蛛，
「皇軍」不得不從這城市里撤走，
因為沒有拉到足夠搬運的伕子，
他們便自動炸燬了彈藥庫，
整整的一條街道全給埋葬在火燄里。

半年以後，
「皇軍」攜着重炮、飛機，
又來到了這個城市，
全城二分之一的建築物
便在這次進攻里成了瓦礫場！

幾個月以後，
城樓上的太陽旗又換去了；
再幾個月以後，
馬靴的釘刺依然

敲着這裏的每塊石頭。

便這樣你來我往的拉着牽着，
這個受難的城市呵，
變成了一具無血無肉的
殘缺的骷髏了。

好容易挨過這一長串災難的歲月，
八年的戰爭出乎意料的結束了。
侵略者平安的在鞭炮聲里，
離開了這座破碎的城市；
人們帶着無限的欣喜和祈望，
來迎接舊有的統治者。
把想像中的救星掛在牆上；
「呵，天亮了！……
我們多感激，感激你呵，是你
將我們從黑夜里帶到天明的。」

誰知里，從他們日夜盼望里
降下來的祇是一羣餓狼呵；
一手握着鋒利的武器，
一手拿着紅紅綠綠的花紙，
異邦人所遺留下來的倉庫空了，
亟待救濟的人們的褲帶都勒得愈來愈緊，
而另一個酷烈的戰爭又在醞釀着了，
捐稅的名目天天在翻新，
物價的數字時時在跳，跳，跳！
現實告訴他們黑夜並沒有過去，

甚至有人懷戀起「皇軍」的時代；
傷心的顫慄着，含一泡苦淚
把懸掛的「救星」從牆上撕下
隨手丟在垃圾堆里：•••

小孩子們編造了新歌
從這條街唱到那條街；
「盼××，望××，
××來了一掃光，
可憐百姓淚汪汪。•••」

X

逃亡在外鄉的城里人
陸陸續續的回到這城市里來了。
在廢墟上找尋着自已的基地，
經過吵鬧，打架，訴訟•••
邀請證人劃清了地界，
搭個三角架子，蓋上茅草，
或築一二間簡陋的瓦屋，
暫時安頓了這個疲勞的身子。

但那些投身到戰鬥里去的年青人，
却很少有回到城里來的；
聽說他們都跟着隊伍開拔了，
到那里去了呢，
誰也不能確定，
有的說已經去了很遠的地方，

有的却說還在這縣份的邊界上
游來游去。

才沉靜了半個年頭，
便又聽到鎗炮聲了。
跟隊伍離開鄉土的那些年青人，
又都打着鮮明的旗幟，
帶着高亢的歌聲
以驚人的速率來到了這城市的邊緣。

城市，城市發抖了，
像一隻受驚的野獸，
睜大了冒着血絲的眼睛，
聲嘶力竭的咆哮和瘋狂起來，
屠殺，掠奪，奴役……
又復在這個城市里降臨。

條條街道上鋪滿了馬糞，
急促的步伐聲一陣又一陣的
響過去，響過來。
把僅有的樓房一幢幢的拆散了，
在大街和小巷的彎角處
築起一座座墳墓似的堡壘；
一人高的大字寫在城牆上；
「剿匪安民」
晚上，一片黑漆，
「口令！」「口令！」
有沒口令不准通行！

房屋，徵用！
船隻，撥用！
伏子，徵用！
傢俱，徵用！
牲口，徵用！
一切都服從於戰爭！

一切都服從於戰爭，
現在又要向這城市勒索
壯丁，糧食……
「搜查！」「搜查！」
撬每一家的大門，後門，
從這條街到那條街，
從這條巷到那條巷：
從二十歲到四十歲，
從白米到雜糧……
一切都「獻」出來，
爲了「剿匪安民」！

唉，城市，城市，
這還像個城市嗎？
除了兵，兵，兵，
再見不着一個小夥子；
除了哭泣，哭泣，哭泣，
誰的臉上沒有淚痕呢！

誰的心里不埋着仇恨？

自己的丈夫，兒子給拉去了，
自己的食糧，家畜給搜去了，
自己的桌子椅子給劈成木柴了，

•••••

一切都爲了戰爭，
而戰爭，戰爭又是爲了什麼呢！

過去，大家忍受着一切苦難，
爲着趕走侵略者；
既在？

大家來挨這更大的煎熬，
是爲着什麼呢？

工廠早就連廠房都拆除了，
商店的櫥窗裏空無一物，
屋裏再找不出東西來塞飽肚子的人家
不得不成羣結隊的離開這城市，
像乞丐似的

被趕到東，趕到西地
流浪在擠滿了難民的都會裏。

XI

戰爭，戰爭，戰爭•••
戰爭，從郊外移進了城市•

一個碉堡轟塌了，
接着又是一個碉堡；
一條街道着火了，

接着又是一條街道……

槍聲，爆炸聲，恐怖的馬達聲

呼號，吶喊，慘慄的哭叫

火光，灰砂，瀰天的濃烟……

衝過去！衝過去！衝過去！

轉進！轉進！轉進！

飛機在低空盤旋，

一個圈子，再一個圈子

炸彈從這裏落下，從那裏落下……

當幾百個駐軍放下兇器，舉起兩手，

城市由火海裏爬出來的時候，

幾乎祇剩下一個城圈兒了，

但那些過去和「皇軍」作戰，

後來跟着隊伍開拔的年青人的家屬，

看到了他們離開了好幾年的孩子，

一個個都長得很結實，

一個個都有着那麼一張紅潤的臉，

他們熱烈的擁抱着，

不知怎樣來表示自己心裏的喜悅。

有些老年人興奮得只是掉淚，

把手指在他們的頭髮上，臉上

一遍又一遍地撫摩着：

「孩子，我們總算等到你們回來了！

但是，這城市，這城市

這城市毀啦！……」

這城市真的毀了，

一個充滿了塵埃，唾沫，垃圾
病菌，渣滓，污穢•••
一個充滿了懦怯，頑固，封建
自私，欺詐，罪惡•••
一個充滿了一切最落後的
最不合理的現象的，
幾千年來拖住歷史的進展的，
一個古老的舊的城市，
現在給時代的風暴連根拔去了。
不僅這一個城市要毀滅，
這命運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
降臨到每一個腐朽的，垂死的
以美麗的廣告牌裝飾着的
用飛機重砲防衛着的
一切舊的城市裏•

XII

呵，城市，
這個曾經被人懷念過，讚美過的
曾經被人啃嚼過，唾棄過的
曾經被人踐踏過，破壞過的
在戰爭的火燄裏僅剩了
一個灰色的圈圈兒的城市，
很快的會從我們的記憶裏驅逐出去，
這塔灰色的城牆
也將連同它的歷史一起鏟平•••

今天，便在這塊被火燒灼過的土地上
一個新的城市已經開始在建立。

不久，我們便會看到
屬於一切勞働人們的——
宏大的建築物和寬闊的街道。

學校，博物館，音樂廳

醫院，托兒所，圖書館……

在愉快的歌聲里，一座又一座的
從焦土上站立起來！

一九四八年初夏

森 林 詩 叢

- 受難者的短曲
方 敬著 · \$ 3.00
- 風 景
田 地著 · \$ 4.00
- 捧 血 者
辛 勞著 · \$ 3.00
- 火 燒 的 城
杭約赫著 · \$ 3.50
- 交 響 集
陳敬容著 · \$ 4.00
- 渡 運 河
莫 洛著 · \$ 3.50
- 詩 第 一 冊
唐 祈著 · \$ 3.50
- 英雄的草原
唐 湜著 · \$ 9.00
- 以作者姓氏筆劃爲序。

叢詩
森林
的燒火
城

本出版期一九四八年五月

刊行處

上海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星
厚
去
炳
社

小基本定價 國幣 三 圓 五 角

珍編輯者 森 林 社

袖著作者 杭 約 赫

版 權 所 有



\$ 3.50